

大

破

劍

光

陣

# 大破劍光陣

武俠小說



上海育新書局印行

七

武俠  
小說

# 大破劍光陣上冊

## 第三十三回

淮東何一峯著  
徐枕亞評

檻鳳囚鸞丹房憶鐵漢

飛虹掣電黃俠射紅燈

話說那天鸞覺得頭上疼痛。一陣緊似一陣。眼中的淚。鼻竅裏的鼻涕。都不斷的交流下來。臉上的冷汗。比黃雲還大。簡直痛得一佛涅槃。二佛出世。嗚嗚啾啾的把親娘都叫出來。心想這是打那裏說起。回頭再向星符紅紅望了望。看他們笑嘻嘻的。都不住在那裏你望着我。我望着你。天鵬越是疼痛得厲害。他們越發現出很開心的樣子來。他們越現出很開心。

檻鳳囚鸞丹房憶鐵漢

飛虹掣電黃俠射紅燈

橙風囚鸞丹房惊鉄漢

飛虹掣電黃使射紅燈

的樣子。天鵬越是氣惱。越啣恨他們師徒入骨。那頭上的疼痛。益發比以前痛得厲害。人到極苦惱極疼痛的時候。未有不抱厭世的觀念。天鵬痛到擡地呼天的時候。不由將心頭一橫。準備一頭碰死在石台下面。說也奇怪。天鵬才動了尋死的念頭。好像週身已是軟洋洋地。不能動彈分毫。那頭上更痛得像有無數的芒刺。在肌肉裏亂攢亂刺的樣子。這時候才聽得紅紅向他笑說了一聲道。師弟你敢再對師傅有絲毫怨望。絲毫違叛的心思麼。你就不知師傅的道法厲害了。此後不拘你在那一時。那一處地方。如有絲毫怨望的意思。違叛的舉動。你總逃不了師傅這一手的厲害。你打算要尋死。便會尋死麼。但師傅因你資質好。收你做徒弟。好傳給你的法力。和嵩嶽派爲難。你是師傅的一條臂膀。如果這們容容易易。

的。由你尋死。師傅又何必費這樣的周折。收你做徒弟呢。我勸你死了這條心。一不用尋死。二不用怨望我師徒。沒有絲毫反對泰山派的行徑。你的頭痛一會。就不會痛了。天鵬聽他這話。且打消了尋死的念頭。這個念頭一打消。身體便登覺揮復了自由。心裏暗暗叫作奇怪。姑再退一步想。暫緩着怨望違叛的意思。這個意思緩了下來。頭上的疼痛。也就漸漸鬆活了許多。再一轉念間。便一些也不痛了。偏巧這夜星符紅紅二人都被聖母帶到一處地方去。究竟帶到什麼地方去。聖母沒有說明。天鵬也不知道。却趁聖母帶着星符紅紅去後的时间。兀自坐在丹房。看丹房裏一張枱子上面。擺設着一面鏡子。就燈光下面對鏡一照。看是頭上被蓋着什麼東西。居然有這樣的厲害。原來照着自己的頭髮上。黏了一道黃紙。

的硃符長約二寸寬約一寸。上面彎彎曲曲的寫着篆文。才想到在昏沉時間被聖母用手掌在頭頂上掩蓋了一下。像似頭上加上一道緊箍咒的樣子。原來却是黏了一道緊箍符。怪道聖母曾向我說出緊箍符厲害的話來。却喜這時聖母師徒不在丹房。想用手揭去頭上這道緊箍符。忽覺得頭上一陣陣又疼痛起來。以爲這時候沒有對聖母起了什麼怨望反對的意思。總該痛一時便不痛了。延捱好一會功夫。又覺眼花撩亂。簡直那痛就不會停止。伸手在頭髮上一摸。摸着那紙硃符。却非常堅硬。像似摸着一片火鏢的樣子。剛摸到那符角上。用力一揭。誰知不揭猶可。這一來。固然沒有揭去頭髮上的硃符。那頭上痛得差不多要榨裂開來。那揭着硃符的三個指頭。就痛得像似有千百口針。在指甲裏亂戳的一樣。

忙把手縮回了。又摸着四面的頭髮。也堅硬得同千百口鋼針相似。不是一根毛孔裏。長着一根頭髮。却是一根毛孔裏。都擱着了一根鋼針。天鵬一時情急智生。橫一橫心頭。咬牙怒目的挨着疼痛。拿了一個茶碗。褪開褲腰。在那茶碗裏濺了半碗尿。顧不得什麼骯髒。以爲用這半碗尿。澆在頭上的硃符上。這緊箍符觸着穢臭之氣。應該沒有靈驗。隨便怎樣。沒有揭不去的道理。誰知不澆猶可。天鵬頭頂上澆了半碗尿。那緊箍符上也潮濕了一片。煞也作怪。那頭頂上如同壓着千斤閘般。痛得抬不起來。用兩手支着兩邊的頤骨。撐住了頭。等到頭上的尿乾了。簡直同釋去重負的模樣。方纔不覺有什麼疼痛。再想伸手去揭頭上的緊箍符。仍是照前一樣的疼痛。一樣的堅硬。還不是嘆一口氣罷了。自此天鵬每想揭着緊

籙符。或有絲毫怨望聖母。反對泰山派的意思。那頭上就變本加厲的一陣痛是一陣。聖母也不時來指點他學習法力的門徑。聖母的法力。却和祁光刁鼎的法力不同。祁光刁鼎的法力。不外幻像的作用。聖母的法力。同峨眉圓洞寺住持尼姑蓮諦是一樣最惡毒最厲害的法力。究竟他的法力。惡毒到怎麼樣。厲害到怎麼樣。後文自有交代。于今單說聖母照例。每日到丹房來。指點天鵬學習法力的門徑。光陰迅快。轉瞬已是一月了。天鵬在這一月以內。並沒有見星符紅紅到丹房中來。但因聖母的行徑極神秘。除去他的心腹要人。他平時向天鵬所說的話。不許天鵬再對人吐說出來。如果天鵬把他的神秘行徑。向孫旭東或黎紹武等。露出半句口風。就吃不消頭上那道緊籙符的厲害。並且聖母對於嵩山各派的人



物雖然立在敵人的地位。但總抱著人不犯我。我不犯人的主義。不比黎紹武和嵩嶽派人。結下不解的仇。那知因一件啓釁事端。嵩嶽派和泰山派的人。鬧出許多驚神泣鬼的禍亂出來。其中的緊要人物。泰山派則有祁天鵬。嵩嶽派則有金石胆。究竟是怎麼一件啓釁的事端呢。看官回想上集第二十四回書中。烏鼠山刁鼎。不是有一位女兒。喚做刁珠珠麼。那時珠珠年紀尙小。刁鼎曾對祁天鵬說。全家已遷徙一空。究竟遷到什麼地方呢。原來珠珠有個母舅。姓黃名國雄。在安徽鳳陽山村中。是個首屈一指的大富戶。刁鼎將珠珠送到鳳陽黃國雄家中。託黃國雄撫字珠珠。所有家私。全數歸入黃國雄掌握。男女僮婢。也做了黃家的僮婢。黃國雄是個俠盜出身。但早已洗了手。不做這種買賣了。老年沒有子女。得珠珠

甚喜。那時正值明清鼎革的時候。中國的人民。死於兵刃水火之中。以致盜賊蠱起。民不聊生。惟有黃國雄是強盜出身。雖然洗手不做。他在綠林中班輩既高。資格又老。所以一般新水子的強盜。都干碍黃國雄的老面子。不好意思轉動黃家的念頭。官兵中多有想在那倉皇擾攘的時候。私勦黃家的財產。幸得刁家的僮僕。都一知半解的。會使一些魔術。時而發顯出種種怪象。嚇得官兵望風而逃。再也不敢垂涎黃家的私產。有這兩種原因。所以黃家在干戈紛擾。民不聊生的時間。家私人口。都得僥倖無恙。珠珠到黃家來。便改換男裝。暗中嗣黃國雄爲女。改名黃異。黃家人都迎合黃國雄的心理。都呼黃異爲少爺。不稱小姐。珠珠也洗盡巾幗女兒脂粉的氣習。儼然自命一小少爺。稱黃國雄爲父。自稱兒子。知者早識爲

黃家的甥女。不知者也就認做是黃家的兒子。黃國雄會練得一手的好箭法。江湖上有神箭手的諱號。黃異的年齡漸漸的大了。終日間操弓挾矢。隨從黃國雄學習箭法。「箭」這樣兵器。一要孔武有力。二要眼明手敏。所以孟老先生有兩句話。所謂其至爾力。其中非爾力。黃異却也算得是一位紅粉英雄。膂力過人。不像似妙齡玉質的女子。又肯下苦功打熬着活力。所以到十六歲的時候。開六十石的硬弓。他練習目力的初步。揜開五指。看指上的羅紋。經久不瞬。如此者一年。便看那筆管也似的指頭。也像五根木桿一般粗細。那指上的羅紋。分明歷歷如繪。進一步便在燈光下練習目力。進一步又在星光下練習目力。更進一步。又在黑夜練習目力。人家伸手不見五指。他能數着指上的羅紋了。並且看那指上的羅

紋。竟與車輪相似。他練過這番苦功。他的目力。好到了什麼程度。他的箭法。也就跟著好到了什麼程度。鳳陽山市間有一座古虬蜡廟。門邊豎着兩根棋杆。有十來丈高。距離黃家祇有二里多路。在黃家的大門口。向山上看着。一抬頭便看見那兩根大棋杆。高入雲際。有時黃異看見有什麼飛鳥。落在那棋杆巔上。黃異一颭弓。便能在那棋杆巔上。將飛鳥射落下來。有時黃異到山上射獵。常到虬蜡廟休息。廟裏有兩個窮道士。窮得甚是可憐。癆病鬼的樣子。倒很有些兒本領。黃異曾在黑夜間。看見他們在兩邊的棋杆巔上。這個由這邊的棋杆巔上。一個烏鴉展翅勢。已落到那邊的棋杆巔上。偏巧那個也在這個時候。由那邊的棋杆巔上。一個海燕凌風勢。又落到這邊的棋杆巔上。似這們穿梭般的玩着。無意間却被黃

異看。在眼裏。暗地曾告知黃國雄。國雄却不信。山間有這們大本領人。更不信兩個癆病鬼般的道士。也有這們大的本領。黃異心裏雖不以國雄的話爲然。但不肯當面批說國雄。看輕了天下英雄。他每到山上射獵一次。照例必到帆蜡廟去拜訪一次。毋如那兩個窮道士。都不肯在黃異面前。露出自己的本像來。黃異日久探不出道士的行徑。祇將這件事在腦海裏浮沉了幾番。也就漸漸停擱下來。這日黃異却没有到山上射獵。因爲晚間多吃了幾杯酒。興致甚豪。兀自佩着弓矢。出了大門。隨意向山上玩着。本來他一雙天足。沒有受過包裹。在黑夜間登山履險。視爲很平常的事。黃國雄也因他性情犖犖。不拘一格。從溫柔媚媚之中。另露出一種剛健的態度。却用不着加意防閑。他仗着有一點法術。一些兒本領。白日

射獵。黑夜登山。都是獨往獨來。不怕毒蛇猛獸來傷害他。且不怕有什麼浮滑少年。來吊他的膀子。他隨意在山上玩了一番。因在黑夜。恰沒有一個好所在。供他的玩賞。忽然想起前面有一座石橋。黃異在十三四歲的時候。每喜到那石橋上。看那橋下的游魚。浮泳溪水間。如今是在黑夜。那有游魚可看呢。但黃異就因一時沒有供他可以玩樂的所在。隨走到那石橋來。盤膝坐在石橋上。果然這夜的天氣太黑闇了。游魚因沒有一些光線。都沉沒水底。不肯浮泳到水面來。祇得將小時候在他父親跟前所學的一些道法。且用着開一回玩笑。伸手向橋下一放。溪水如落下一塊石頭。鏗鏘作响。水珠四濺。隨手又向上一提。溪水又隨着湧起有一二尺高。似這們玩了幾次。心裏覺得很有趣。忽然見得溪中的水。映徹透明。似

乎覺有一陣很尖銳的怪風。從頭頂呼呼響了過去。那一陣風聲響過去。一轉眼那溪水又黑闇下來。仰頭向天空一看。匆忙間見那蜈蚣廟前。左邊的一隻棋杆斗上。彷彿點著一盞紅燈。黃異也沒有看清那棋杆斗上。有什麼人站在那裏。估量這地方離蜈蚣廟有一里多路。一時高興起來。便從身邊解下一把硬弓。走過石橋。拈弓搭箭。颼的一聲。向棋杆斗上射去。以爲這一箭射下去。總該把那紅光射滅了。果然那枝箭却射得不偏不斜。正射在左邊的棋杆斗上。不但沒有射滅了紅燈。似乎被紅燈把那枝箭逼得回來。而逼回來的時間。比射出去的還加倍迅快。黃異忙閃身一讓。那枝箭恰好射落在黃異立身的所在。餘勁未衰。還在地上。躍躍跳動。心裏吃驚不小。再仔細回那棋杆斗望去。這一來。却望得明白。原來是

一個朱衣人。懷裏抱着一盞紅燈。仍站在那裏巍巍不動。黃異暗想方才我看那棋杆斗上。分明就點着一盞紅燈。並沒有見到什麼人站在那裏。于今却看見是個朱衣人。懷抱着一盞紅燈。並且紅燈的光芒映射。那朱衣人分明鬚眉畢現。像一個老年人的樣子。這是一種什麼道理呢。黃異方才在那裏尋思。忽然朱衣人懷中仍抱著一盞紅燈。從棋杆斗上閃得前來。破空聽得一陣响。聲如飛虹掣電般。霎霎眼已到了黃異的頭頂上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俟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癩頭叫化。如何同鍾維嶽結下不解的仇。聖母的行徑極神秘。究竟是怎樣極神秘的形徑。癩頭叫化怎地將聖母介紹到泰山石洞中來。作者且將這種種奇情攔着不寫。一筆直挽到刁珠珠的事



實上去。此特作者善用奇兵。每於行文處有意無意之間。彌補上回文字。不用另起爐灶。而爐灶自新。紅燈一節。極神奇亦極曲折。行文如天半彩雲。可望而不可即。

檻鳳囚丹鸞房涼鉄漢

飛虹掣電黃俠射紅燈